

年的到舊曆新年的初四夜。但是民國國難的人，地獄上的人，年的就不多。可是今年說迎財神，就要犯嫌疑了。爲甚麼呢？因爲去年財神上，很做了其不合國民心理的事。大約除了交通系，還起首迎財神。還有不推馬的。我的意思，還是大家迎財神的好。因爲做董事的人家，舊節既有迎來的禮。新歷節就一送出閣了。這迎財神任憑怎樣罵他，他一定不動氣。倒還有點婦人家的索性。我們大家齊上勁去迎他。無論他看上誰，只要他出了閣就好。

● 王仁

王仁妻敬人。販魚爲業。人頗誠而無家室之累。得資輒沽酒。醉即酣臥。黎明始起。赴魚肆購魚。沿市求售。至肆時。王不喜與人較。讓同業選購。王乃賂取其餘。以故獲利較薄。一日。因赴肆略早。塗經社廟。稍憩。踰牆間。見神起立。顯謂左右曰。少選有大仙過此。宜速避。王醒而異之。是在廟前坐待。久無一人來往。頗不耐。甫起身欲行。忽有羣丐蹣跚而來。後一跛丐。膿血遍體。呻吟不已。所

○ 此世間所罕見。爲不目勝。即換以盆。注其水。而售之。獲利倍於平時。數日後同羣始之。因遷怒肆主。肆主謂其欺。以鮮魚舊主。肆主謂其欺。其。同爲是疑主。謂其行動。購魚時。於已死者。盛之盆中。而衣履摸物置於盆。魚即活躍。羣起欲奪。王倉卒間。塞口中不覺嚥下。肆以有邪術。將噎斃。王初噤。立立久之。忽大笑不已。衆言。卽以其所有盡貽同業。并此後亦不販魚。衆始散。王自是不飲食。終日啾啾。數日後。不

丐也。仙人曰：是乎。王曰：汝仙術甚妙。應許入，與君同遊。人之化相耳。我自能識。今日相遇，冰霜。爰早亡。卒竟至。一客小殆。亦自有仙緣也。乃笑曰：子以何術。抱終身不嫁之志。而陰謀。謀食乞食之時。子以何術。暗者曰：謝絕。孝姑之中。留下仁仙。吾亦不暇置辭。而身無長物。無賴子也。竟其財。遇具。此痴病可病去。隨摘取瘡痂。一合抄。計百箇。以求必還。夜半徐含。王。王欣從之。山井。血面。王親。欲過孝姑。孝姑有預防。瘡痂如仙丹然。包裹數重。隨至。故未渡。河。而徐母因驚。皆成。

殺了下來。國的女子，從那肚裏成以爲不祥，割棄之，而諸華女
生，又沒有一刻，沒有分一秒，不留養以觀其將來，故至全無忌，全
無極度的。女子因受了男子的量亦異畜兒，按接胎時有所聞，然
至制，沒有工廠，乃爲害苦，這雖余不博，未能知其所以，致發生男
而不能盡講的。進也說，現在一學，精吏之力相若者，則爲醫生，
爲醫，爲善，出入車馬，大闊特闊，是其理亦明也。今則一百二
的女子，也是立在被男子限制的地盤一點，她所能變正者耶，抑二
何我，有好好的說一句，男一般的始則力相若者，繼則相食，又不
女子，簡直是商品，給男子玩弄至盡之，祇食其首而合其身所致，

● 一首兩身之怪胎

合肥上派河鄉民許姓者。家小康。性溫和。務農爲業。娶妻張氏。伉儷甚篤。十數年來。苦不肖。嘗憂爲有。忽於舊春。張氏腹漸隆起。旬爲有。夫婦均大喜。不數月而腹大異於通常孕婦。其意猶以爲雙胎也。詎料及月後。所生者乃一首兩身之男嬰。日項以下兩身連合爲一。有四手四足。啼聲甚厲。視在

[illegible]

第一齣說。
大有之年。爲我國國十周年紀念。新舊恭賀新禧」。這句話卻更是最寶貴的。然而新年可賀。每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萬般之新都可賀。我卻爲賀年新。賀日新。賀日外新。爲賀年新。賀萬般之新。終不外賀。又日新。賀萬般之新。終不外賀。世界的報兆。願我國國民的執路公。都要推想這種舊話的意義才好。

劇評

極合演此劇。可稱絕。意欲。目下聲合好戲。館主真正德帝。雍容華貴。出自天然。作派不即不離。處處不脫。風流二字。卻不露風流痕。唱調字字沉着。韵味之醇厚。真令人百思不忘。念白尤澄亮動聽。君孫兩李風姐。扮相調弄。極合小家碧玉身分。尤可貴者。無時下惡習。衣布衣出場也。做派細到。無過與不及之病。幸步亦佳。下場身段尤妙。嗓音秀潤。唱來自是婉轉悦耳。有輕玲之自之慨。自口亦

之梅龍鎖

虞西士人

龍鎖一詞。生曰。帝。須上方黑
龍之角。萬之方。生色。正德帝。
老禮。禮。有名。曰。君。俗。王。劉。空。服。世。尊。帝。尊。條。却。不。希。星。娘。娘。
然。然。亦。風。平。正。惟。是。嬌。龍。鎖。少。貴。貴。之。故。詞。句。日。矣。不。候。被。連。也。一。日。
風。龍。氣。小。余。此。劇。扮。扮。既。已。做。派。不。知。心。則。不。快。下。得。不。降。格。往。他。

戲話

一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料船便於留溫有回春酒
 芳兒嬌的聖藥也
 梓桑種長
 利參燕桂水配服爲便
 佳品各界士女欲保滋
 奉命保身之健康請
 惠臨京路現仁口
 六十一號梓華製藥廠
 發行所選購無任歡迎

專治花柳毒門
無辜一切男女下
白帶白濁 小便淋瀝
四用藥內服久經試
射根可出立保單限日
附銀白金針老手注

本元至十元包無苦
故診病周以道名表爲
廉而費角特詳收費極
金小樣五角明處上診
海大候路門公醫學士

新世界棋友會移在
三邱 南北三號在英
拉聘 彈簧戲笑話 西影
戲卿 三堂會定期 喜星
此著 戲卿 樣不誤 號

北東部山小架
十齣 每日午後在新世界北
齡 部自由廳旁邊設視齣
童書 書另有潤格當面取件
此佈

Dr. F. Frank M.D. 號一廿路京南所診
鑒者病膚皮或濁白柳花患
以特請楊子善君為醫譯

點至六點 時間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四點

價從廉幸 意是幸 照法醫治對於診金取
便得用德國最新注
所患此症者其衆隨將
府等症專科因見華人
華元常花柳白濁皮
今愛國總協大學教授
全受德國學校之聘
花柳淋濁白濁等症

西

吳玉孫

馬保不發淋濁包愈血精大洋二元
路福臨街樹蘭弄電話中央二一五〇

(已成人形能唱歌曲)
(在北部跑驢場旁屋)

蓮席場。一翻他置之彼。聊作解月笑小月明三。故設 若月明則
罔。其奈爲庸庸者。不特不能造樂。殊速。然而前評未除。亦覺別絕
。抑且令人增厭。新正元旦。不佞。嘗見月英與人交語。極紅鏡
僧二十日已。同社新世見自出。類。期期不能道一字。撇紅鏡
以遂我十日之渴。先貽小黑婦。暫。辭忽逸去。然而人不負其爲
一折。係欲出案。內括。黃西皮。禮。轉覺大天爛漫。別且難經
唱者其不易上。小黑歌。行腔。非如他人之矯作取媚。刻意賣俏
調。態傷中節。迴非庸流輩所能企及。彼自爲絕大純音。不知見之者
及。今歲當惡惡心錯。多學數。特之以爲笑。是以于辱厚甚。而
。以飽類曲家之耳。竊。黑姑。於彼。更且藉我不通之筆。而
華容道。內舉。段。字清朗。於彼。揠揚彼之。特。以
句句分明。自始至終。情。同。者告。

新世界新連珠體

一更一點月正初。
賈妻掛火。
酒樓
剛兩句去。這個時候。差不多
到縣裏去了。縣衙門裏看審的人。已
是十份擁擠。有的說是冤棍。有
說是報仇。種種傳說。紛紛議論
弄得一個親親乎的法堂。竟。成
茶館酒樓的模樣。

不多一刻。縣官升座。那看審的
說也奇怪。就鴉雀無聲的靜
默。事照例看畢。一聲吩咐。人
只見法堂上。一個十七八歲的。女
。身上穿著一身布衣。走上堂來。
跪跪。嚇得渾身發抖。縣官問道
。你可說是駱某使女阿巧否。縣官道
。縣官道當晚如何動手。何人打
。從頭至尾細細供來。免得我
苦。阿巧道。我實在不知道。我

一更一點月正初。
賈妻掛火。
酒樓
剛兩句去。這個時候。差不多
到縣裏去了。縣衙門裏看審的人。已
是十份擁擠。有的說是冤棍。有
說是報仇。種種傳說。紛紛議論
弄得一個親親乎的法堂。竟。成
茶館酒樓的模樣。

不多一刻。縣官升座。那看審的
說也奇怪。就鴉雀無聲的靜
默。事照例看畢。一聲吩咐。人
只見法堂上。一個十七八歲的。女
。身上穿著一身布衣。走上堂來。
跪跪。嚇得渾身發抖。縣官問道
。你可說是駱某使女阿巧否。縣官道
。縣官道當晚如何動手。何人打
。從頭至尾細細供來。免得我
苦。阿巧道。我實在不知道。我

四天時已晚。吩咐將一十人犯。分別看守。定期再訊。一聲退堂。看審的人紛紛散去。大家多摸不查案中的真情。你一言。我。語。大山小水。無人不要。到這暮春晴的奇時。二月月初頭。愛倫之病加劇。是足腫本病劇。加之咳嗽甚烈。而天不佑人。氣候潮而且冷。街衢寂寂。如入幽谷。滿地積雪。消融人土。有君深恐出外時。此後已經。故園苦寒治事。此畦畦而啼之孫子。爲人類中嬌小可憐之尤物。而理有君

時。有一種習慣。過幾個人。開口便罵某人。罵。他。那。常。知。有。錢。人。的。馬。屁。不。小。則。心。見。有。名。者。若。使。揮。金。如。土。不。解。有。幾。無。幾。無。幾。食。的。人。那。些。政。客。偉。人。自。己。起。等。到。肚子。飽。了。才。去。設。法。不。解。上。海。的。公。私。娼。妓。手。夜。終。了。還。在。街。上。走。人。好。人。不。被。偏。要。去。做。賤。人。

有一種製品行的教員。上講臺不欠伸便充堂。他的精神偏消耗在嫖賭路上。不解。我看很多可笑的青年。天天不回家

情小說 陶羅峇離合記

◎ 未完

◎ 譯者 一 一

花前月下之晚語
(七絕)
月圓芳艸十八。然澤持家常。已知
老手。其叔頗慎重之。故其所御衣
飾。與月英不分明。是以。妹
頗有難辨其人。月明賦性爽直。好
善遇人。如一師豪及舌贊之遊。常
七絕。柳南題行樂
玉史史此大造之景。
古則當謂。戲者。枝機。之語
初絕初上。彩聲萬四時之雷
忽張。幻術演滿堂之眾
蓋聞龍皇鳳矣。皇家洞仙。阿

凡幾 廟堂相會 呀呀得曲

說 雙劍詩

小說 新血手印 (笑梅)

我實不知。縣官又笑問阿四。阿四也推說不知。結末吩咐帶贖質。法監一聲答應。帶上一個人。細看此人。倒像是在馬場上走的一個商界中人。年紀大約六十歲。鬚髮蒼白。身上穿一件湖縐長衫。面貌亦不十分兇惡。只見

周氏固有樓頭。與舊朋名談一醉。
若不如有此不幸之事者。願。何其言最顯明。革新家。氣黑要觀吸烟
全無心肝。至於此極耶。其母無奈。而。這。語誠他卻見不到。不
。擺代其女執行爲母之道。有。嬰婦
房助醫生診視。飯而至此。候而至
彼。足見難經。每不中用。有君如

交 通

於無意處。流露出之。故彼於亭上
歌唱時。吐屬亦似高人一等。且彼
一插科打諢。尤覺脂膩時。覺
昔余聆過碼頭時。彼謂。『我看你
頭很失。還是去謀個官做做罷。』
此語可謂罵盡今日一般政客偉人也。
然小妮子亦未諳而虐矣。

● 歌 謠

● 本灘五更調

怪事！怪事！慘殺！慘殺！一個個像着腰，上得堂來。前着間官。這一片聲浪。如雷乍驚。如江深翻。問官道殺人傷事。你是什麼事情。原來是縣下街路宅的一箇家裏。已經破後。那裏知道就是堂室同人的宅。同街行的老板路永質。倒是個小兒。現在吳興縣裏娶個招認了便宜。永質仍舊未供。問

◎ 政老熊

老熊者，熊。熊，無能爲。無理取鬧，以賊其良心。而謂某條何解。吾固知其從未讀過書者。公係知書識理，何言此。此不識字之小子。論一上長談。固公誦誦。（名紀政）

◎ 不解

（周志愷）

有多少拜名的政客。口口僅僅誇明愛國。他及轉去做此賣國事的。不